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第八冊



馮少墟集

第八冊

卷十一

池陽語錄

卷十二

關中書院語錄



卷之十一

阮紹文先生題款



馮少墟集卷十一

阮紹文先生捐獻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池陽語錄

先生穎悟夙成治舉子業時每試輒雋所構制
 執出關內外靡不人人懽傳然先生已注意理
 學迨子丑聯捷歷玉堂烏府彌錚錚有聲而向
 道之志彌堅今觀代狩齊魯與弟子員講論足
 稱洙泗家法再入中台忠義激奮上可薄雲霄

而嚴可凜冰霜識者謂浩氣磅礴亦其言責宜
爾比掛冠歸則恂恂大雅似不能言而理學益
邃從遊者日益衆一時縉紳學士多執經問難
而農商工賈亦環視竊聽有非寶慶禪寺所能
容者當道遂為闢今關中書院以聚生儒講肄
即白鹿鷺湖未之或過是時教澤洋溢風韻四
訖梅私淑自艾猶以不親出大賢之門是懼叨
署原庠獲侍臯比間嘗審視而必察之見夫屋
漏衾影大庭動履無一不與今日諄諄學約合

漏余影大庭動履無一不與今日諄諄學約合
又無一不與昔日侃侃封事合夫講矣而不行
爲世所詒行矣而不盡符所講亦未厭世所望
先生惟身有之故不覺言之親切而有味且其
一段盛養光輝儼然太和元氣又不止泰山巖
巖而已我關中自橫渠氏以來幾數百載
明興教化翔洽遠出前代黃河源自天上太華
高挿雲端風氣淳鬱真儒崛起其嗣續西銘溯
源周孔以翊

國朝崇儒重道之化此實天數非獨人事爾也

辛亥冬先生遊池陽其間聞風興起追隨步趨者坊里幾空梅復獲侍于清河南北禪寺更覺聞所未聞方謀錄先生語壽梓而張生有德房生建極党生還醇輩已先之矣先生語錄共若干卷池陽特其一斑耳然從遊我輩講學以析理事功節義文章道德以標格主敬以沿宗旨成終以究歸宿則一斑也而全豹已該先生實大聲宏

今上久道勵精在廷大臣廣從人望採諸節鉞

直旨久近奏義文章累續力為准較則先生指

今上久道勵精在廷大臣廣從人望採諸節鉞
直指久近奏議交章累牘力為推轂則先生指
日還朝自是語錄轉為經濟堯舜君民千載一
時俄頃間耳乃其作人至意猶勤勤懇懇不輟
今觀錄中命定二絕超然物外真是疏水浮雲
氣象至以難逃徒惹四字直砭末世利名膏盲
則先生之有功世教媲美前賢茲可得其大槩
云嘗憶王文成以武功牛耳斯文先生以直諫
主盟吾道功力庶幾相當而揆厥所自文成一
代才人先生尤三秦豪傑起家亦畧相彷彿昔孟

氏以空言存什一于千百昌黎氏謂其功不在禹下夫禹與孟氏主臣異地然惟其功不惟其地也則夫文成之與先生正先後相望而並為我

明儒宗條列纒纒尤萬世而下薄海內外誦法孔氏者之指南也詎區區訓一池陽士而已哉是為序

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春二月三原縣儒學署教諭門人城固韓梅頓首撰

教諭門人城固韓梅頃首撰

池陽語錄卷上

河北西寺講語

萬曆辛亥孟冬廿一日先生至池陽謁王端毅
公王康僖公馬谿田先生張玉坡先生溫一
齋先生祠墓門人數十人從之是日天氣晴
明冬日可愛兩兩三三然有春風舞雩之意
詠歌歸來門人韓學博及諸生百有餘人候
講于寺先生曰吾關中如玉端毅之事功楊
斛山之節義呂涇野之理學李空同之文章

足稱國朝關中四絕然事功節義係于所遇
文章係乎天資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
理學耳吾輩惟從事于理學則事功節義文
章隨其所遇當自有可觀處不必逐件去學
而後謂之學四先生也

先生曰事功如端毅節義如斛山真為國朝第
一然學端毅者不當學事功學斛山者不當
學節義何也假如端毅當日上䟽後即觸怒
逮獄遭譴被播如斛山則端毅當以節義名

逮獄遭譴被播如斛山則端毅當以節義名
不得以事功名矣如斛山當日上疏後蒙溫
旨嘉納陟華躋膺則斛山又當以事功名不
得以節義名矣可見吾輩只當就二公同道
二公易地皆然處學不當在事功節義上學
但不知二公同道處何在易地皆然處何在
願共思之毋草草看過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于躬
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于文辭便是好
舉業原是一事說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

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
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
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
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問明年科年屈指試期止有數月欲務舉業恐
妨理學欲務理學恐妨舉業奈何先生曰理
學使妨于舉業則理學亦異端談玄說空之
學非吾儒進德脩業之學矣理學原不離舉
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有自家應舉者有子

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有自家應舉者有子
弟應舉者時日已迫工夫不多父兄固當督
責乎子弟自家亦當督責乎自家勿事優游
玩愒月日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收心靜養
簡事寡交將一切聲色貨利屏之絕之如此
便是學否則非學看書作文時務要潛心體
驗就在此處發揮道理使一一可見諸行事
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絕奔競營為之念下
忘食忘寢之功衆皆馳逐我獨恬澹如此便
是學否則非學其得雋也念縣官之寵遇何

為而布素不改其偕計也念千里之跋涉又何為而株守彌堅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從此得第則仕途一味奉公而不敢萌榮身肥家之念及至懸車則林下一味談道而不敢忘耕田鑿井之恩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樹標一代流芳千古皆決于今日之一念母以今日舉業為妨功而廢業也竊願諸君從此打起精神發起志願斷斷然欲以為賢而為聖不專專欲以為解而為魁則豈惟自家不

聖不專專欲以為解而為魁則豈惟自家不
負科名即父兄亦永錫之光不惟父兄永錫
之光即百二山河亦與有榮施矣倘見不及
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舉業不暇
奚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文日
用飲食鮮能知味即使口耳記誦幸博巍科
則功名到手心意滿足倘萬一謙虛者化而
為驕傲謹守者變而為縱恣彼時自家固不
能把持乎自家父兄又豈能約束乎子弟臨
渴掘井臨淵羨魚方曰如何做人不亦晚乎

為今之計莫若就在今日勘破將來一着養
成終身根本不出舉業直躋聖域豈非一舉
兩得之道哉若外舉業言學是異端談玄說
空之學非吾儒進德修業之學也不知諸君
以為何如

問在止于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
功性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
體也止于至善則當下直合性體矣五霸不
知性體至善故假仁假義二氏不知性體至

善文色二集義告子不知性體至善文有也

知性體至善故假仁假義二氏不知性體至
善故絕仁棄義告子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
柳湍水之議若知性體至善學問止于至善
則五霸自不消去假二氏自不能絕棄告子
紛紛之議亦自悟其非矣此曾子之學獨得
孔氏之宗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知止止字是死煞字否先生曰論語止吾止
止字是死煞字此止字是活字孔子十五便
知止于從心所欲不踰矩所以終身學問都
有着落一知止則胸中便有主張便有無窮

妙趣當下便活潑潑地定靜安慮正是知止
妙處非如槁木死灰置一物于此而後曰止
也聖人正恐人誤認止字為死煞故以定靜
安慮形容得止之妙

問中庸大旨先生曰中庸一書如一篇論天命
章是冒頭仲尼曰君子中庸是主意中間引
舜顏武周反覆發揮君子中庸一句尚綱章
是大結首章自天說到人以本體為功夫順
言之也未章自人說到天以功夫合本體逆

言之也末章自人說到天以功夫合本體逆

言之也末章自人說到天以功夫合本體逆

言之也故曰易逆數也知易則知中庸矣畫前
元有易刪後豈無詩知畫前之易則知天命
之性

先生曰只中庸其至矣乎一句費聖人多少心
堯舜授受大事也止說一箇中字孔子又恐
人看得中字太高遠故不得已加一庸字若
曰中者庸也既補出一箇庸字又恐人看得
太淺近又贊之曰其至矣乎可見這箇中字
非高非遠非卑非近真愚夫愚婦可與知能

而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子思一本中庸只是發揮此一句意

先生曰大學至治國平天下中庸至贊化育參天地皆是言學術不是言事功事功乃學術中之作用非與學術對言也後世迂視講學而專講事功此所以併事功亦不及古人可惜可惜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意同否先

三曰中行者資學兼到者也王育者具美資

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意同否先

生曰中行者資學兼到者也狂狷者具美資
而可進于中行者也狂狷一加學問便是中
行矣正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思君子思
善人又思有恒語意同思有恒正所以思聖
人思狂狷正所以思中行也豈專為狂狷有
恒而已哉奈何夫子思狂而天下遂有偽狂
夫子思狷而天下遂有偽狷夫子思中行而
天下遂有偽中行如古之狂也肆肆是真狂
今之狂也蕩蕩便是偽狂古之矜也廉廉是

真猶今之矜也忿戾便是偽猶聖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之聖人是真中行若鄉原便是偽
中行此夫子所以致慨于三疾而深惡乎鄉
原也

問理障之說先生曰不然謂之曰理自是無障
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或者以此為理障不知此正察理不精之障
也豈理之障哉如人目中理上容不得砂石
屑理上亦容不得金玉屑以理之所不能容

而雖容之此正字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

屑理上亦容不得金玉屑以理之所不能容者而強容之此正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或者又曰今有人于此病中縱欲固是欲障病中讀書亦是理障先生曰且問病中理上該讀書否曰理上不該讀先生曰既是理上不該讀却要讀此亦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以悖理之障而反坐于理則冤理甚矣或者為之快然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大意先生曰聖人胸中如太虛然一無所有而亦無所不有鄙夫

未問之前安得無故起念此正所謂未發之中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及鄙夫一問于我則因彼之問遂發動起我之知安得不竭兩端兩端既竭矣聖心尚有知乎哉依舊是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之無知正聖人之所以有知也若人未問則自誇其知既欲已之勝乎人及人既問則自秘其知又恐人之同乎已使驕且吝胸中不知有多少機械此世人之有知正世人之所以

無知也

有多少機械此世人之有知正世人之所以
無知也

先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未問知從何
起兩端既竭知從何留如諸生考試當題未
出時安得無故下筆故曰無知及題既出因
他題目才發動起我的文思故曰叩及文既
完尚還有一句一意不盡發于文內否故曰
竭及交卷後胸中依舊是題未下時光景故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先生曰吾儒之無知無知而有兩端佛氏之無

知知無而兩端亦無洪鍾無聲由叩乃有聲
雖由叩乃有聲不知當未叩時雖無聲而實
有聲聲之理惟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所以
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若無聲而併無聲
聲之理是廢鍾也未叩時若與洪鍾同既叩
後便與洪鍾異雖既叩後與洪鍾異其實原
是未叩時與洪鍾不同知未叩時之不同則
知佛氏之言性與吾儒之言性佛氏之無知
與吾儒之無知毫釐而千里也

先生曰佛氏以理為障是空其聲而併空其聲

與吾儒之無知毫釐而千里也

先生曰佛氏以理為障是空其聲而併空其聲
聲之理一切摠歸于空也所以無感時似與
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舊落于世
味中而不可救藥此正以理為障之障也理
何嘗有障哉若不以理為障則無障矣
先生曰聖人憫人之無知如見孺子將入于井
故一當鄙夫之間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便不
容不竭兩端非納交于鄙夫非要譽于鄙夫
非惡其有隱之聲于鄙夫也

先生曰上智聖人與下愚鄙夫同只是中人多
了步知識所以過于下愚者在此所以不及
上智者亦在此何也當無感時無論上智下
愚中人都是一樣無知只是一有所感人一
問及下愚則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
一答一問二答二何嘗不竭兩端何嘗添自
家一歎知識在內上智亦以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亦何嘗不竭
兩端亦何嘗添一歎知識在內只是中人多

不然或以知為不知或以不知為知或問一

兩端亦何嘗添一此知識在內只是中人多
不然或以知為不知或以不知為知或問一
答二或問二答一便不肯竭兩端便自家添
許多知識在內世道人心之壞全壞于此等
人此聖人所以自任以無知也為中人者能
親師取友講明正學刊落機知復還本真造
到與下愚一般境界便是到上智聖人境界
先生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則箇箇
人心有良知惟聖人能致良知所以鄙夫一
問便竭兩端不然則茫然無以置對又不然

則記誦之學易窮何以能竭兩端哉無知而能竭兩端此正聖人之所以致良知聖人之所以為無知也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柰何先生曰人心本自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真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與卑之存一狗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灑快樂境界先生又曰請問人生所遇

不齊不知動心後能齊否曰不能先生曰既

是瀟灑快樂境界先生又曰請問人生所遇
不齊不知動心後能齊否曰不能先生曰既
不能可見還多了箇動心到不如只平心易
氣應之自家還討箇受用自在

問先天後天之說先生曰人湏要認得天字明
白然後可言先後此處最要活看假如以起
念為天則未起念時為先天既起念後便屬
後天如不睹不聞是先天至慎獨便是後天
繼此而發為事業則慎獨又是先天事業又
屬後天矣揔之天字指當下言凡事有天凡

事有先天後天最當活看如以伏羲之畫為
天則未畫為先天既畫即為後天如以文王
之卦詞為天則伏羲之畫為先天而文王既
演之後即為後天如以周公之爻為天則伏
羲文王皆為先天而周公作爻之後即為後
天先後字不可執一看

問和同之辨先生曰和同外面一樣若虞廷都
俞喜起之盛無一毫乖戾異議恰似同不知
此和也非同也若後世安石秦檜之流當時

附和者不少恰似和不知此皆私相迎合以

此和也非同也若後世安石秦檜之流當時
附和者不少恰似和不知此皆私相迎合以
取官爵耳此同也非和也和同外面一樣只
是君子小人心上不同講和而不同處不可
用吁咈歎替字若用此則外面顯然不同矣
又何消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先生至弘道書院謁三先生祠畢一客曰端毅
公父子當日極一時之盛今後人可謂否屯
之極先生曰以端毅公父子如此勛業今否
之極正泰之漸也如禹稷契同時奏功宜同

時享報却不盡然禹以其身有天下報之最
早享國却只四百年契之後若湯雖遲四百
餘年始有天下而享國則六百年稷之後若
武王直遲千有餘年中間去邠遷岐為狄人
所苦及文王姜里之危一身一家且不可保
自當日觀之似天不可問不知享國却八百
年天地間乘除加減道理原來如此

三先生祠內先生問其後人曰聞康僖公七歲
能詩果否其後人述屋隙詩風來梁上響月

到枕邊明一聯先生曰此不愧屋漏意

能詩果否其後人述屋隙詩風來梁上響月
到枕邊明一聯先生曰此不愧屋漏意

先生曰康僖公生長世家少年登第自筮仕至
宦成通無坎坷中間止因得罪劉瑾罰粟三
百石輸邊受許多苦楚至今尚論者以此為
康僖公第一美事可見學者不當以厄因為
不幸

問諸生中多有貧困不得讀書者奈何先生曰
顏子在陋巷中能博文約禮斟酌四代禮樂
貧困曷嘗悞了顏子讀書余亦嘗屢空因讀

陋巷章作二絕以自寬云命定難逃陋巷貧
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心源淨做箇義
皇以上人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
嗔不如閉戶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人人
若知難逃徒惹四字不惟高明者能自守即
庸愚者亦見無益而自止矣

先生曰貧如夷齊千古稱聖貧如顏淵千古稱
賢貧易嘗負人哉只恐人負貧耳

先生曰人貧而我憐之周之則可我貧而望人

憐之周之則不可

先生曰人貧而我憐之周之則可我貧而望人
憐之周之則不可

先生曰賈誼上書痛哭流涕欲感動人主使天
下太平孔子講學亦是痛哭流涕欲提醒人
心使萬世太平聖人用心之苦如此

問徐行後長先生曰臯夔稷契之揖讓只是箇
徐行後長操奔溫懿之爭篡只是箇疾行先
長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曰要看一道字天
地間原有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又非渺冥實

不外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人之善不善一念
處此天地間自然實理實事惟至誠能先知
之他人實自昧之耳至誠前知是人自異于
至誠非至誠異于人也

問儒一也何有真儒醇儒大儒名儒之別先生
曰儒一也若立心制行一毫不假雖卓然以
聖學自命而中間不無襍于二氏之學此可
以言真而不可以言醇如純然吾儒不襍二
氏躬行實踐不愧古人而硜硜自守尚隘與

人為善之量此可以言醇而不可以言大若

氏躬行實踐不愧古人而硜硜自守尚隘與
人為善之量此可以言醇而不可以言大若
闇然潛修而一腔四海退然如不勝衣而一
念萬年如舜之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
人以為善如橫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之謂大儒
而真醇不待言矣此三者摠謂之名儒吾輩
學為儒者也請擇于斯三者

池陽門人張有德 樊由聖 楊我蘊

張其賢 房會極 房建極錄

王孝祖

劉應鰲

楊素蘊

殷曰序

劉鼎

李國葵

龐淳化

李道光

王一麟

張騰霄

李昌胤

周綿祚

孔聲振

王念祖

師上德

劉昇

秦所式

姜三接

王家梧

馬攀龍

張冲奎

魚賜錦

秦之俊

杜為儀

李含真

王一鳳

來謙

賈天駿

校

李含真 王一鳳 來謙

賈天駿

校

池陽語錄卷下

慶善寺講語

先生謁諸公祠墓之明日歸長安門人百有餘人祖于城南慶善寺因設講席如昨先生坐已諸生請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不一願先生提綱挈領使諸生有所持循先生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雖多端揔之以心性為本體以學問為功夫而學問功夫又揔之歸于一

敬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間敬者衆善之根肆者衆惡之門敬者衆福之根肆者衆禍之門敬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肆則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人人敬則天下治人人肆則天下亂堯舜只是箇敬桀紂只是箇肆可不畏哉可不辨哉故曰敬者聖學之要

問敬為聖學之要固矣又云敬者聖學所以成

始而成終何也曰初學之士多以安詳恭敬

問敬為聖學之要固矣又云敬者聖學所以成
始而成終何也曰初學之士多以安詳恭敬
為主多知收斂及至既學之後多自以為有
所得便寬一步自謂悟後全無礙不知悟處
就是誤處卒之放縱決裂壞人不小是徒知
敬以成始而不知敬以成終也不知以文王
之聖且緝熙敬止曰緝熙者無已時也故曰
純亦不已以孔子之聖縱學到從心所欲不
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必不敢少已若少已
便踰矩矣成始成終成終二字尤當玩味

先生曰敬者心之本體如見大賓承大祭此心不覺收斂豈納交要譽惡聲哉一自然而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耳可見敬者心之本體原如是主敬云者不過以功夫合本體耳非硬將一物強置之胸中曰敬曰敬也

問見大賓能敬承大祭能敬是性體否先生曰是情也非性也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見賓承祭能敬必有所以能敬者在此天命之性也此天命之性特因見賓承祭而後形

非因見賓承祭而始有惟未見大賓而吾心

之性也此天命之性特因見賓承祭而後形
非因見賓承祭而始有惟未見大賓而吾心
先已有主未承大祭而吾心先已有神此之
謂性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惟吾心先已有主
所以一見大賓便能敬惟吾心先已有神所
以一承大祭便能敬此之謂率性此之謂中
節之和能敬者情所以能敬者性知其所以
能敬而主敬者君子盡性至命之學
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先生曰且只問
禽獸見大賓承大祭能敬否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幾希正指此一點能敬之性體耳不
然人之目能視禽獸之目亦能視人之耳能
聽禽獸之耳亦能聽人之口能飲身能動禽
獸之口亦能飲身亦能動人又何異于禽獸
哉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余亦曰無恭
敬之心非人也昔人有欲打破敬字者有謂
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更說甚存誠持敬者蓋
未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只在敬肆
之間耳

問晉人以放達為高近世高明者多做之不知

之間耳

問晉人以放達為高近世高明者多倣之不知
敬處安在先生曰晉人做出放達氣象若與
世相忘與人無競不知如王戎鑽核王衍三
窟郗超入幕不知果相忘無競否可見他放
縱恣肆處正是機械變詐處故作無心處正
是詭秘有心處

先生曰莊子言自得自適是言堯舜以天下勞
心以天下為桎梏不過要得人之得適人之
適使別人得所而非自得自適也自得自適

與吾儒之說不同只是要自家討便益討受用不管別人死活此莊子之逍遙所以壞心術而得罪于名教也

先生曰今人以敬為偽以肆為真即有好修者見道不明欲敬恐人說偽欲肆于心又不安此所以耽閣一生良為可惜不知恐人說偽只當在敬中求真不當在肆中求真敬中求真真是真君子肆中求真真是真小人真之一字亦不可不辨也且于心不安處就是真心求

為真君子者正當于此處識取

亦不可不辨也且于心不安處就是真心求
為真君子者正當于此處識取

問曾點莫春之樂過此亦能有是樂否曰遇莫
春能樂遇秋冬不能樂點與三子何異只有
了這箇樂無時無處無不是此物矣譬之善
畫者寫出春景固好寫出秋景冬景亦好即
如此時天氣雖寒然少長咸集欣然有得就
是春風舞雩氣象何必遠求

先生曰學者必有戒慎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
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晉室之

風流非曾點之真樂矣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乏曲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比先生曰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

先生曰有經世之學有出位之學有闇修之學有私已之學以出位為經世以私已為闇修此學者大病然有經世之學而無出位之學

便是闇修而非以不講為闇修有闇修之學

此學者大病然有經世之學而無出位之學
便是闇修而非以不講為闇修有闇修之學
而無私己之學便是經世而非謂講經世之
學者盡皆出位好名之人

問好名乃學者大病先生曰然然又有不可不
辨者君子曰不好名恐雜為善之心小人亦
曰不好名恐妨為惡之路又曰君子為善不
純只有好名二字小人阻君子為善亦只有
好名二字

先生曰好名之心有顯而易見者有隱而難知

者務外之人無論矣至于私己之士躲避是非絕口不敢言自以為我不好名人亦以不好名歸之不知此正是好名之深處何也是與非對譽與毀對喜是喜譽之心固是好名避非之心即喜是之心避毀之心即喜譽之心避毀避非之心獨非好名乎可見喜是喜譽其為好名也易見避毀避非其為好名也難知故學者必拔去好名之根而後可以言學

問為惡無近刑為善無近名先生曰惡原不當

學

問為惡無近刑為善無近名先生曰惡原不當
為也而曰為惡無近刑只是教人為惡不要
已甚耳不戒其為惡而戒其無近刑何也不
知其為惡之日即其近刑之日而曰為惡無
近刑令人犯不赦之刑而悔之無及者必斯
言也是誤天下之小人也善原當為也又何
論有名不有名君子為善原不為名而實大
聲宏名必隨之是為善之日即近名之日也
而曰為善無近名令人避好名之嫌而不敢

為善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君子也范忠
宣曰若避好名之嫌終無為善之路可謂莊
生頂門之針

先生曰君子曰不好名小人曰君子好名若不
好名何以名都歸于君子君子無辭以應不
得已只得併實亦不敢務恐務實而一時名
至無以避好名之嫌耳不知避好名之嫌是
亦好名也惟不避好名之嫌而後謂之真不
好名

先生曰好名不好名古今聚訟余有一言解之

好名

先生曰好名不好名古今聚訟余有一言解之
凡說好名的事就都是該做的事若不是該
做的事一做便壞了名如何說得好名可見
好名之譏正周行之示也豈直不當避而已
哉知此則君子有所恃以務實小人無所恃
以肆譏矣

問近有以不撻不舎之間有妙存焉解撻舎存
亡何如先生曰此特為不撻者居間耳猶居
官者曰不清不濁之間有妙存焉有是理乎

為此言者必貪墨自恣者也莊生謂盜蹠死
利于東陵伯夷死名于首陽蓋曰貪固好利
清亦好名臧穀亡羊其失一耳不知使居官
者號于人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此其人清
耶貪耶不問可知矣此莊生所以誤人不淺
也

先生曰易曰藏密詩曰潛伏子思曰闇然此正
聖學真脉吾儒講學正是講學問要潛要闇
要密而鄉原反借此以杜講學之口亦竒甚

矣不知講學而不粘帶世味譏評時事便是

要密而鄉原反借此以杜講學之口亦竒甚
矣不知講學而不粘帶世味譏評時事便是
潛便是闇便是密非以不講為潛為闇為密
也

先生曰楊氏無君墨氏無父當日豈料至此只
是起于一念學術之差所以併自家亦不知
耳可見術不可不慎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
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
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嗚呼君親大倫仁
人孝子無所解于其心者也楊墨豈不仁于

吾儒哉亦學術誤之耳世之非學者曰只在行不在講竊恐所行一差關係豈小譬之岐路之中又岐路焉雖欲不問不可得也彼謂不必講者原安心不行第借口非學耳

先生曰學者須要脚根踏得定徹頭徹尾才得有成不然如登九級浮圖一脚履錯直跌到底為山九仞未成一簣豈止不能成山恐平地亦不可得也可畏可畏

問君子質而已矣章大憲先生曰棘子成意思

儘好只是言語過激子貢真得夫子彬彬之

問君子質而已矣章大意先生曰棘子成意思
儘好只是言語過激子貢真得夫子彬彬之
意不可說失輕重本末之等當時有文無質
賤得以凌貴卑得以凌尊紊名分壞紀綱固
不成世界若有質無文則貴無以別于賤尊
無以別于卑名分紊紀綱壞亦不成世界矣
如周制樹屏反玷舞佾歌雍正所以別上下
辨尊卑若因大夫之僭而遂併其佾與雍而
去之則大夫固不得以僭乎天子天子又將
何以別于大夫哉故曰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轉其關係世道一樣不可以偏勝有無論也
問文質彬彬先生曰彬彬最要體認蓋文質不
是對立的亦不是六分四分低昂的譬之一
木質也斲而為器則文矣器質也加以彩飾
則文矣文質豈二物哉第雕斲彩飾不可太
過使文勝質耳是知無方之愛敬皆從孩提
知愛一念生來知此可以論文質矣

問道可道非常道何如先生曰吾儒所謂道正
指其可道者而道之也老氏云道可道非常

道則是以道不可道者為常道矣有是理乎

指其可道者而道之也老氏云道可道非常
道則是以道不可道者為常道矣有是理乎
可言者是常言可行者是常行今日道可道
非常道則是言可言非常言行可行非常行
而以言不可言者為常言以行不可行者為
常行矣背理不通莫此為甚

問有為漢儒躬行宋儒空談之說者某殊不然
不知先生何如先生曰漢儒中誠有躬行者
而槩謂漢儒躬行則不可無論其他失節敗
行即如馬融之列女樂桓榮之誇稽古不知

可言躬行否宋儒如周程張朱即在孔門亦當列德行之科其他如司馬君實邵堯夫尹彥明劉元城諸儒其躬行實踐豈在冉閔之下漢書宋史明白易見而猶敢為此言是侂冑江陵之餘唾不可不察也雖然亦非真尊漢儒也特因漢儒不講學故借以非宋儒耳使漢儒而亦講學也恐亦不免以非宋儒者非之矣

先生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而不當

論其行宋儒有明道之功固當重其功而尤

先生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而不當
論其行宋儒有明道之功固當重其功而尤
當重其人

問行義以達其道先生曰行義達道不是行義
時能建此大功業便謂之達道便謂之有用
實學便謂之真儒不能建此大功業便謂之
不能達道便謂之處士純盜虛聲便謂之偽
儒如此將道字却看做事功了人安得不詭
遇以圖功業如此是行義以達其功非行義
以達其道也且如詭遇而能獲禽則功業雖

建而人品已失如詭遇而又不能獲禽則人
品先失而功業又不能建豈不惜哉行義達
道只是要不枉其道不專在功業大小間論
也三代而後此道不明久矣夫子安得不有
聞語未見人之嘆

問求志者求何志達道者達何道先生曰求志
者求此天地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達此天
地萬物一體之道若不求此志即倖成一匡
九合之功亦枉道也豈得謂之達道哉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倘責任不在得無

九合之功亦枉道也豈得謂之達道哉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倘責任不在得無
于一體之心有礙乎先生曰不然有此一體
之心時乎大行雖披纓而于此心無所加時
乎窮居雖閉戶而于此心無所損非謂一槩
披纓而後謂之一體也雖閉戶之時而披纓
之心未嘗不在只是責任不在我不得不閉
戶耳非謂一閉戶而遂于一體之心有礙也
禹稷顏回同道正同此一體之心同此猶已
之心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已顏子無責

任說不得由己惟猶己之心同所以能易地
皆然猶己之心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只在心上論
不在責任上論責任所在無論山林不得侵
廟堂之權即廟堂之上錢穀亦不得侵甲兵
之權一體之心雖同而所居之位不一素位
而行不願乎其外此之謂君子而時中此之
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學

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

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講的人人

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
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講的人人
都是有分的却說不得越俎故曰自天子以
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人一膜之
外便分彼此即父母兄弟間尚且不能一體
又何論天地萬物哉程子天地萬物一體之
說蓋恫乎有餘悲也

或有疑程子一體之說為馳騫者先生曰子請
勿疑學者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恐不能

以父母兄弟為一體若疑其馳騫而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痿痺不仁之病殆有不可言者矣程子一體之說乃對症之良藥彼馳騫之疑是亦痿痺不仁之病將發而不自覺者也請速以程子之良藥藥之

先生曰張子西銘正是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開口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何等痛快學者果能知乾坤原是我

我的父母自然知萬物原是我的同胞雖欲

物吾與也何等痛快學者果能知乾坤原是我的父母自然知萬物原是我的同胞雖欲痛癢不相關不可得也

先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欲得一二語終身誦之先生因出所刻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舊對一聯示之于是衆共朗念歡然稽首而去

先生瀕行諸門人餞于郊洗腆酌先生先生曰因此酒觸起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聖聖相承道同心一那有
不合有德曰或時勢不同先生曰只頭一句
禹惡旨酒先不合禹曰惡旨酒周公曰我有
旨酒周公豈不知惡當時也費了多少思量
如禹之絕亦不難只是燕賓奉祭又不可少
斟酌再三才悟得這箇道理原是活的所以
三百篇中一則曰旨酒再則曰旨酒而俱繫
以燕樂嘉賓可見除了賓祭都是當惡而絕
之的雖然燕賓固不可少又恐賓主借此沉
酒而不知惡所以賓筵章又極言其醉狀而

之的雖然燕賓固不可少又恐賓主借此沉
酒而不知惡所以賓筵章又極言其醉狀而
深戒之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可見這箇旨
酒雖賓燕不可少亦不可縱此又周公善用
其惡而深合大禹之心者也只此一事不知
費了多少思量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
何況四事哉柱曰禹惡旨酒實未嘗絕先生
曰絕尚不能制不絕必至濫觴賓筵之詩吾
輩不可不書一通以銘之座右

池陽門人趙之璞

王家柱

郝鍾秀

劉汝理

孫元標

党還醇錄

任紹祖

秦世英

李永沛

馬見龍

王延陞

馬如龍

張恢

樊吉徵

胡封

杜鶴齡

楊汝棟

李生春

李三汲

馬化龍

傅鳳翼

李允懋

張企程

張天嘉

党朝相

党蘭

吳邦憲

党芳

石垂鑑

楊日升

馬一元 王宰 石垂箴

党芳
石垂鑑
楊日升

馬一元
王宰
石垂箴

王柱
劉禹龍
王麟徵

王右文
石鼎玉
梁文明校

馮少墟集

卷二

池陽話錄

十一

馮少墟集卷十二



馮少墟集卷十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
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
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
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此者也此之謂
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

右書院
執堂

聖賢之學總只在此心故虞廷人心道心之說
乃千古聖學之原而解者多謂道心非人不
麗而人心非道不宰不必屏去人心而別覓
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稟于道即云道矣余
向來亦為此說所誤不知人心道心不容並
立如網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
便是人心喜怒哀樂能中節便是道心不能
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能合禮便是道心
不能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

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也

不能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
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也
今日舉吾之人心一稟于道即云道是舉吾
之喜怒哀樂一稟于節舉吾之視聽言動一
稟于禮即云道是明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
爲人心而以中節合禮爲道心矣以中節合
禮爲道心不差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
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可以屏而去
之乎以必不能屏而去之者爲人心是明白
左袒人心回護人心也人心屏而去之猶恐

不盡而以必不可去者當之何恠乎人心日熾道心日微令人猖狂而無忌也哉若以視聽言動為人心則亦可以綱常倫理辭受取與仕止久速為人心矣可乎類而推之如好問好察是道心不好問好察便是人心隱惡揚善是道心不隱惡揚善便是人心執兩端而用中是道心不執兩端而用中便是人心益為明白若以視聽言動為人心是以問察善惡兩端皆為人心也愈無此理矣

吾儒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聲色就不好一

善惡兩端皆為人心也愈無此理矣

吾儒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聲色就不好一邊聲色說非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之聲色也而或者宗異端不即不離之旨倡為不離聲色不溺聲色不絕貨利不染貨利之說夫不離不絕人所易見自己已諱不去所以不得已只得說箇不溺不染不知既不離不絕矣又烏知其溺不溺染不染哉且如理所不當離的惟恐其不即理所當離的只不離便不是又何論不即不離明白為

當離而不離者諱而人多不及察何也

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人心一箇是道心有何
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于辨別難于
分析所以異說得易于誤人所以學者多易
為異說所誤這等去處關係不小此精一執
中堯舜所以開萬世道學之原也

學之一字初自說命而孔子揭之為萬世鵠講
學者講其綱常倫理如何能盡道任止久速
如何能當可能盡道能當可得處在何處不

能盡道不能當可失處在何處這等去處不

如何能當可能盡道能當可得處在何處不能盡道不能當可失處在何處這等去處不容不講講的明白痛快心上默默有透悟處默默有自得處然後能一一盡道一一當可盡道當可非可以襲取而卒辦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者學此者也習者習此者也說者說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我能盡道我能當可我心自說何論人之知不知又何愠此君子之學非孔子吾誰與歸有朋自遠方來不是樂其人知若因其人知而

樂便因其人不知而不樂矣安得不愠其何
以為說其何以為君子朋來而樂者樂其綱
常倫理大家俱能盡道樂其視聽言動大家
俱能合禮樂吾道之得人樂斯文之有托非
專為人知我而樂著在自家一人身上論也
道心為善為君子人心為惡為小人左袒人心
者又倡為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如周
程張朱說他不好不得心欲退之而無其詞
曰此有善之善如操莽溫懿說他好不得心
欲進之而無其詞曰此無善之善主意愈奇

曰此有善之善如操莽溫懿說他好不得心
欲進之而無其詞曰此無善之善主意愈奇
立論愈妙關係愈不小此人心道心辨之不
容不嚴也

人心道心本自判然而或又借孟子仁人心也
之說以證人心之即道此其說愈精而其左
袒人心愈甚不知虞廷之所謂人心人字對
道字言是不好字眼如公私天人理欲之類
孟子之所謂人心人字不對道字言是渾淪
字眼猶云仁即我之心云耳虞廷之所謂道

心道字對人字言是好字眼孟子之所謂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字不對人字言是渾
淪字眼猶云世間只有此兩條路云耳聖賢
論學下字眼各有不同安得借孟子仁人心
也之說而證人心之即道也

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分別人心道心極明白故
程子謂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
體貼出來天理人欲四字乃程子破天荒語
真得洙泗正脉唐虞真傳而或者一則曰天

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二則曰天理人欲之

真得洙泗正脉唐虞真傳而或者一則曰天
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二則曰天理人欲之
言亦自不是又曰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
人不同矣果如此說是混天人理欲人心道
心而一之也豈有此理人心道心其謬雖去
千里其差止在毫釐儘去精一尚恐混淆而
今日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令人滅天理
而縱人欲關係豈小

程子天理人欲分論既不是不知虞廷人心道
心之分論是否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
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
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
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
無形無體非微乎云云夫以人心爲人欲以
道心爲天理說得極是而以爲不是何也既
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
自道而言則曰惟微自當云心一也自人欲
而言則曰人心惟危自天理而言則曰道心
惟微何等明妥而必于闢天理人欲之說何

而言則曰人心惟危自天理而言則曰道心
惟微何等明妥而必于闢天理人欲之說何
也惟危惟微都就本體說惟精惟一才就功
夫說今以罔念作狂克念作聖解惟危何也
異學誤人雖賢者不免如此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
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
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
有天理人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
動靜之間哉其說如此余以為若是則便是

天理若不是則便是人欲如何以分論為有病彼以是不是關天理人欲之論余即以是不是破天理人欲之關

心之精神是謂聖出孔叢子而不載于論語此後人假借之言非孔子告子思語此句却有病不知心之精神是謂聖果道心之精神耶抑人心之精神耶如果道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誠是聖如是人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是謂狂豈得既言聖哉蓋精神二字在

好處固說得在不好處亦說得在吾儒固說

精神是謂狂豈得既言聖哉蓋精神二字在
好處固說得在不好處亦說得在吾儒固說
得在二氏亦說得豈可不辨孟子曰心之所
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以理義言心才是
道心不以理義言心便是人心必曰心之理
義是謂聖方爲無弊耳如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都是混帳兩可模稜話在人心道心上都
說得必如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始無
弊

問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

去者乃意爾何也曰心本一自念起而後有
人與道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
蔡之言從大學來蓋心為意之王宰意為心
之發動本只是一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
名為意耳上蔡之所謂心與大學之所謂心
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兼意而言雖不
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大學因虞廷言
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箇意字見
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
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欲正其心者先誠

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欲人在此心一念發動處分辨人心道心即下精一之功耳惟精者精察人與道之分不使之支離而去也惟一者心本一而一之乎道不至于支離而去也上蔡與大學之言正是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的註解解得何等痛快

問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張子云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程子又謂心有主則實無主則

虛何也曰不當在大小虛實上論只當分別
人心道心如足道心則小也是大也是有主
也是無主也是如是人心則小也不是大也
不是有主也不是無主也不是詩與程張之
言皆是在道心一邊說所以無所不可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便是人心一知便
是道心一知則日用的便是故曰人莫不飲
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只是一箇飲食人心
道心之分只在知味不知味耳綱常倫理視

聽言動衆人與聖人都是一樣只是盡道不

道心之分只在知味不知味耳綱常倫理視
聽言動衆人與聖人都是一樣只是盡道不
盡道合禮不合禮便分人心道心便分聖人
衆人矣天下豈有兩樣綱常倫理兩樣視聽
言動耶或稱爲聖或流爲狂只在一念操舍
存亡飲食知味立躋虞唐勉旃同志慎此毫
芒

世之點檢于綱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者
固多點檢于形跡而不知求之于此心求心
者又多求之于虛無寂滅而不知求之于綱

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此心學所
以愈晦若反觀內照以心為主直從念頭初
起處提醒此心精之一之綱常倫理一一要
盡道喜怒哀樂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一一
要合禮時時察識時時體認造到心體澄澈
本原得力處則隨其所遇不必一一推勘而
綱常倫理自然盡道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
聽言動自然合禮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從
心所欲不踰矩是論成功非論用功也余所

云云是論用功非論成功也孔子十五志學

心所欲不踰矩是論成功非論用功也余所
云云是論用功非論成功也孔子十五志學
不惟志不踰矩即志此從心所欲不踰矩第
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能徑造孜孜一生惟
知有此志此學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
位而志學一念猶然十五之心一息尚存此
志不容少懈此孔子之心學所以上接虞廷
之傳也若心之不存而望視聽言動之檢固
無是理若視聽言動之不檢而曰我能存心
亦豈有是理哉言心而不言矩言成功而不

言用功此心學所以愈晦而成功所以終不可幾也

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學者只當在維其有之上用功不當在是以似之上用功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本原處一透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為自是停當不然縱事

事點檢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而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

事點檢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
學自合如此而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
節可以任意不必點檢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可見學不到
自得終是支離終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若
不深造以道而曰我能自得又無是理世之
學者喜談左右逢原自得之妙而厭深造以

道博學詳說之功是未嘗有之而欲其似之也恐終無似之之日矣

學問功夫全要曉得頭腦主意深造以道主意全為自得博學詳說主意全為反約博學詳說正是解深造以道反約正是解自得以自得為主意以深造以道為功夫以左右逢原為自得之妙此孟子生平學問大得力處學問曉得主意才好用功夫用了功夫才得到妙處若只談妙處而不用功夫則妙處終不能到若泛用功夫而不曉得主意則功夫亦

妙處若只談妙處而不用功夫則妙處終不
能到若泛用功夫而不曉得主意則功夫亦
徒用矣此空虛之學與支離之學皆聖道所
不載也

問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若只在喜怒哀
哀樂上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上一一要合
禮不幾于舍本而務末乎曰不然先立乎其
大不是懸空去先立乎其大懸空在心上求
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
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為主而人心盡化討

得此中湛然虛明如雲之定如水之止如鏡
之空如衡之平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喜怒哀
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目耳口
體小者自不能奪也若丟過此心不去精一
而徒欲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此真
舍本而務末若不于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
精之一之而別求先立乎其大此又異端懸
空之學恐大者終不能立而小者終不能不
奪也

吾儒論心正在綱常倫理日用常行間精之一

奪也

吾儒論心正在綱常倫理日用常行間精之一
之未感寂然既感豁然無事廓然有事沛然
此心之所以為妙若丟過綱常倫理日用常
行而懸空求心未感無事之時似覺寂然似
覺俗心已化而一有所感便覺茫然便覺俗
態復生觀于既感之茫然而知未感之寂然
非真寂然也觀于既感之俗態復生而知未
感之俗心已化原非已化也不過懸空想像
暫暇片時而已欲根未拔而欲欲之不縱理

根未培而欲理之不消其可得乎此所以今日悟道明日放恣小者任其所奪而猶曰我能先立乎其大也悲夫可爲心學陽九一慨問先正有云道心者率性之謂未雜于人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于父母焉要譽于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餮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之于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于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乎道心而

一者一之于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
而或二之于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乎道心而
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何如曰說得極是只
饑而食渴而飲二句不是蓋異端之所謂性
正指饑食渴飲之類指欲而言所以告子有
三品之疑吾儒之所謂性專指見孺子入井
而惻隱之類指理而言所以孟子斷然有性
善之說今以內交要譽極滋味恣口腹說人
心極是只是說道心率性兼理欲兩項言不
是耳如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良知也極

是若曰饑之知食渴之知飲亦良知也便說
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今把良知朦朧
說此所以君子以循理為致良知而小人亦
以縱欲為致良知耳况以欲為良知而以遏
欲為致則功夫又不合本體矣本體源頭處
一不清楚此所以後來流弊無窮曰如何得
清楚曰只消下一轉語曰食之知味飲之知
味此良知也便不差矣且知味豈是知滋味
之美惡是知其當飲不當飲當食不當食知
其當飲當食而飲食之知其不當飲不當食

之美惡是知其當飲不當飲當食不當食知其當飲當食而飲食之知其不當飲不當食而不飲食之便是致良知率性良知都是就理一邊說蓋異端以甘食悅色欲字為率性為良知為自然而然而以吾儒愛親敬長理字為矯揉為造作為勉然而然所以吾儒不得已直指本體曰吾儒這箇理字是天命之性是率性之道是自然而然而然之良知非矯揉非造作非勉然而然也今以理欲混言率性混言良知又何恠縱欲無忌者之借口也

問致良知與精一之說同否曰綱常倫理盡道不盡道喜怒哀樂中節不中節視聽言動合禮不合禮孰為道心孰為人心別人還看不透自家良知却一毫瞞昧不得于此精之一之便是致良知故曰慎獨又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問虞廷言心而孔孟又言性何也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如心是心心之仁義禮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

心如丟過仁義禮智之心言心是人心非道

義禮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
心如丟過仁義禮智之心言心是人心非道
心矣孟子所謂性善蓋直指虞廷之道心言
也此理甚微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
希若佛氏以所以能知覺能運動的這箇言
性而不以所以能中節能合禮的這箇言性
是言氣質之性嗜欲之性而非言義理之性
也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皆是就氣質嗜欲一
邊說若生生之理食色之理才是吾儒之所
謂性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是就生生之理

言而非直以生死之生為性是就食色之理
言而非直以食色為性也若去過理而專以
生為性專以食色為性則人又何以異于禽
獸哉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提此一點道
心為千古辨幾希之一脉也關係豈小

孔子言性相近至戰國時又有三品之說有性
惡之說孟子獨言性善何也蓋以天地觀之
天本大生然天不能無旱澇地本廣生然地
不能無肥磽孔子言近是兼旱澇肥磽說孟

子言善是專就大生廣生處說若三品性惡

不能無肥磽孔子言近是兼旱澇肥磽說孟子
子言善是專就大生廣生處說若三品性惡
之言則是因天有旱澇而疑天之不能大生
因地有肥磽而疑地之不能廣生也誤之甚
矣

存心養性辭平而意串存是收放心養是養德
性存如擇種下地養是有了此種方可涵養
蓋心有道心人心之別能存則人心去而道
心現矣養也者即勿忘勿助養此道心之謂
也夭壽不貳即知之盡即知性也修身以俟

只是存養無間立命合知天事天言之即易
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至此則
天人合一而造化在我矣

問唐虞之際洪水艱食天下正是多事而虞廷
獨揭人心道心更不及事功一語恰似迂濶
而堯舜事功獨卓越千古何也曰心者政事
之源而精一執中正修政立事之根也源潔
流清根深末茂此堯舜之事功所以獨卓越
千古耳三代以後講心學者多見謂迂而君

臣上下爭馳驚于事功又何恠乎事功之反

千古耳三代以後講心學者多見謂迂而君
臣上下爭馳騖于事功又何恠乎事功之反
不及古人也心學不明關繫千百年國家治
亂不小故不容不講

問心體本空空洞洞本一物不容而今綱常倫
理又要盡道天地萬物又要一體仕止久速
又要當可喜怒哀樂又要中節辭受取與又
要不苟視聽言動又要合禮其功夫不幾于
支離繁難與一物不容之本體相左乎曰不
然子徒知心體本空空洞洞一物不容而不

知心體雖空空洞洞實萬物咸備故曰萬物
皆備于我矣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必如此
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才謂之反身
而誠才得樂若反身不誠不惟理勢上過不
去即心上也過不去自不容不強恕而行反
身不誠原是有物焉以間隔之原是有物焉
以疑貳之以一物不容之本體而雜之以物
所以反身不誠所以不能一一盡道一一中
節一一合禮非本體之不能皆備也強恕而
行不過去其所以間隔者而自無不通去其

節一一合禮非本體之不能皆備也強怒而
行不過去其所以間隔者而自無不通去其
所以疑貳者而自無不一當下便一一能盡
道一一能中節一一能合禮當下便合本體
故曰求仁莫近焉如此用功何等易簡直截
而反以為支離繁難何也若以此為支離繁
難將綱常倫理不論盡道否喜怒哀樂中節
否視聽言動合禮否而第曰心體本來無物
以此為易簡直截可乎且心體如何見得萬
物皆備曰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便是綱

常倫理本體原來盡道處如觀天清地寧而色喜觀山崩川竭而色憂此便是天地萬物本體原來一體處如喜怒哀樂能中節心下便覺快樂不能中節則心下便覺愧悔此便是喜怒哀樂本體原來中節處推之仕止久速辭受取與視聽言動莫不皆然可見心之本體雖一物不容實萬物皆備也但以一物不容之體而間之以物貳之以物所以不能萬物皆備耳精之一之不過辨別人心道心

去此一物不容之物以復此萬物皆備之物

萬物皆備耳精之一之不過辨別人心道心
去此一物不容之物以復此萬物皆備之物
豈于本體上有所增加此正是功夫要合本
體處安得謂之支離繁難也哉世之學者止
知本體之一物不容而不知本體之萬物皆
備此所以多墮于虛無之病而無實地之可
據令人猖狂而自恣也冲漠無朕萬象森然
萬象森然復冲漠無朕此精一執中之學所
以得統于天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堦除

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因顧諸生謂之曰
堦除灑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
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
是無蕪穢併無花樹而一切俱無也世俗之
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蕪穢而無所不有
也于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門人朱誼余輯錄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marginal note. The text is faint and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border.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cover,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appearing as dark, illegible markings.



